

五羊志餘

唐之屏輯

五茸志餘卷一

華亭唐之屏君公甫輯

一村學究與錢鶴灘善通邑人造一樓倩學究題匾曰聽月樓會鶴灘過訪訊主人命匾之意主人以實對并乞詩于錢錢雅不欲言學究之誤即書一律曰聽月樓高接太清倚樓人聽最分明碾空啞水輪轉搗藥叮咚玉杵鳴機織廣寒聲歷歷奔侵丹桂韻錚錚忽然一陣天風下吹落嫦娥笑語聲此詩與嗽石枕流之對亦畧相似

陸思豫楫文裕子以廕補太學雋爽負時望屢試不售兩為忌者排落竟以天死沈明臣挽之云以機名天所忌兩魁南北俱擠去絳灌從來惡少年英雅那得推高第哀君恨骨蒿里填知己獨抱文章冤君應地下慨白日我猶世上疑青天

五茸志餘

青天白日不可返生者徒將死人挽流水東流去不還過君故里青山晚學士門牆高入天青雲欣有後人傳當年醉酒狂歌地紅滿瓊瑜玉斗前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有徐生某携二徒讀書北葦山下忽有楷書薄疏置其桌上曰陰世五顯頓首拜徐彷徨欲避候至暮而五顯至袍服燕坐笑語從容二徒從壁間皆睹之須臾而別遙見燈從叢林中行若滅若沒也自後或旬至或月至與生飲食又召其里父同約賦詩詩甚俚而酬唱如生人大是怪事

張莊簡元旦拜竈所蓄犬忽坐於竈上眾驚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逐死眾又驚詫公亦如故子孫問之公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徐文貞提浙學有二生爭貢于堂下徐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讓貢於堂下徐亦閱卷自若居頃之召而諭曰我不欲使人爭亦不能使人讓諸生未嘗讀教條乎連吾也在教條裡頭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爭者讓者皆息

沈東老云予幼好奕至二十時已志聖賢之學後至南臺見喬白巖與人奕不免此心復萌只是學力未到又云某見一仕宦常請人常訪客日逐忙急問其故曰欲了人事某曰欲了人事何消如此忙急况人事非分內之事也何時得了

周萊峯問陸平泉云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平泉云古人月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

雒雒又不格姦是也即此便是元氣

五尊志餘

二

陸平泉中會元方在京其父與太守王華討船送家眷入京王差人出問何等冠服答云青衣小帽王云既如此不必相見但臨行時可報我將行報之王亦不見但饋送冬米一石此平泉為余言之具見聞錄中

包元達元愛兩侍御在告家居漕涇里人有譁名清水綠者遊閒客也一旦過元愛欲款之其母楊太夫人聞之召元愛跪于庭數之曰鼠輩大率言不及義者何可與近汝官風憲見客斯人不幾執乎噍呵不已元達從旁解譬之曰孝非以客禮處若人也孝欲娶一侍婢清水綠以吉帖送擇耳太夫人愈怒曰孝欲娶婢尚未告我清水綠安從知之汝稱人兄又稱憲臣不能以大義匡孝附和其事又從而為之辭并跪于庭久乃叱去清水綠亦竟不得飯不容元愛定省者數日元

達亦日夕徬徨親知慰藉者百端太夫人意稍釋而見之猶
諄諄戒毋暱匪人也

宋方林婁城俱以捷悟強記稱嘗夜登古渡渡口寺有碑暗不
可讀乃相約摩碑方林一摩婁城摩之者三至舟索火各書
既張燈驗碑則婁城無誤方林誤二字耳

孫漢陽為沈嘉則畫五色牡丹沈自題云傳得花王五色真東
風不染洛陽塵行遊何用移春檻歲歲相隨白髮人

王弇州贈袁履善詩霜鬢此日圍棋叟綠鬢當年同舍郎出僅
一身何暇鋪行逾千里不齋糧未論緇素皆親屬才得湖山
即故鄉似爾蕭疎吾亦易檻猿籠鳥更茫茫紈扇詩題字字
新秋風一展一含顰少陵難字將輕過揚子方言未易論覓
句祇應天外得知音誰解曲中真芙蓉縱有天然色欲報寧

五茸志餘

三

無按劍人二律似近於謔然宛似袁公風調行逕

章彥星與余同鄉舉者辛卯除夜彥星夢人謂曰來日汝密友
持黃汝申印章來可收之至新春三日河下淘沙者於瓦礫
中得銅章一枚售于市彥星見而異之亟視其文為壬辰進
士獨喜自負以數錢易之後試南宮余輒先其得第遂舉以
相贈益夢中密友之語信不爽云汝申者黃廉訪翰之字翰
故永樂壬辰進士也

余應試京兆時仲叔相望最切禱於神祈示吉兆忽夢一人報
曰而家小阮已不入試訊其故曰華亭貼出一人是渠也叔
方嗟咄謂無此事又一人報曰果不入試華亭貼出二人正
是渠也覺而長吁不已迨余得隽以為夢特妄耳後乃思華
亭應試共五十二人余鄉舉五十三名會試舉五十四名于

夢中後先所報若符券然蓋有成數云

張東海喜穿綠衣襟常不整沈學士之家有名照者時往其隣索飲竹葉青飲畢輒曰好佳釀明日再來一日沈謂張曰有一對未得其偶曰老張愛着瓜皮綠偏袒右肩東海曰此何難對小沈強吞竹葉青常伸後脚一時傳笑以為雅謔

周叔夜云人貴知恥大抵才能名位不如人皆不足恥只是勢利為重乃深可恥塵容俗狀不勝其醜如某人敬事人奴為新婦所嗤某人荅人奴之拜跪伏市上遠迎鄉官為百姓所議何不知恥乎故云獨上高山望八都白雲飛盡月輪孤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又云財物如飲食然無亦不可多亦不可白雲和尚適中之言最有理所以當勤而不當貪當儉而不當吝且錢財最能使人作禍賢者營宮室置

五茸志餘

四

田宅不肖者教歌童舞女放僻邪侈使人不得寧又云遇事而躁欲其速了而身逸也不知躁之彌害接物而詢欲其相悅而譽廣也不知詢之滋卑

隆慶初耿楚侗提學南畿倡道講學其同鄉李幼孜方守常州即以道學迎合時當國喪士皆素冠聽李升座說中庸中和義搖頭鼓耳兩紗帽軟翅左右飄揚李謂學人曰只此是天地位萬物育人皆掩口胡盧之會弔考義興諸儒童求試者衆而李從中沮之儒童怒而共擊之肆有鬻梨蔗者競以梨蔗亂擲輿役鳥獸散李亦踉蹌以走幾斃于市徐而進院泣訴謂是松江童生耳院遂大索幾成巨獄時松守乃西蜀朱泰庵諱茹者癸丑進士耿介方正力爭其非是院怒而噉呵之朱曰諸儒童以考選不公名士見遺故譁于市守若失人

當自罪守今舍守而擊常守其非松人明甚守有白雲之思
棄五馬如疑官可去不敢以無辜求全也耿牒下拘訊者百
十卒不能奪而易向松人至今思其德不忘後江陵當國李
在禮部建議汰生儒限進額士多淹滯垂十年乃免斯厄人
但知江陵之刻而不知幼孜之捷辱于市為之祟也逮江陵
奪情幼孜又以權之說進至江陵死始抽身而退後免于黨
其巧偽百端不可方物道學之欺人盜名乃爾以視朱公真
薰蕕不同器哉

吳伯玉與彭魯溪里閨相望不隔里許魯溪年四十一中嘉靖
庚子鄉試十六名四十五歲中甲辰會試四十六名伯玉鄉
會舉其庚子甲辰同其年齒同其兩榜名次亦同即地氣使
然何能一一不爽耶造化之巧嘻其甚矣

五茸志餘

五

張莊懿之先以武弁從鄭和使西洋張故知堪輿見一山秀異
其病也請於和求葬此地時和方威行西域其王為張建塏
葬之莊懿兄弟俱列高爵奕葉隆顯至今不絕人謂發祥于
此其家樓上聯云二十一封天子詔百千萬卷聖賢書
嘉靖癸丑春鄉城徧地生白毛其細如髮無處不有長者五六
寸短者三四寸時有謠云地上白毛生夫妻老幼一齊行果
有倭患

沈東老自言少時文章詩賦兵法字畫無所不學與錢謙顧
士廉作詩會事無不學書無不讀至二十以後忽思人一日
有得多少時將自己一個心到日逐馳于外此皆無益遂專
攻聖賢之學前好一併去之

周萊峯云吳人好卜人有疾病或有所求莫知吉凶所在必問

日者日者以為吉雖知其不可卒為之日者以為不吉明知其利勿為也倭寇至民間就日者卜之城外吉挈家縋城而出以避寇寇猝至掠其妻孥以去而卒不悔卜之誤遇事而卜如故

曹定庵憲副浙江時島寇時警有旨閱兵海山公舟至外洋颶風大作飄至一山絕火三日士有菜色公整衣冠再拜祝曰時中不職天宜降罰奈三軍何禱畢入臥須臾軍士報曰大檣桅上歛有微光公起視之若螢火然粘竿而下乃真火也一軍驩呼得慶越五日風息得歸人以為忠誠所致

初浙中豪右出沒海島以專海利引寇為患公禁革之且建立六策海道肅清有千夫長以兵餉羨餘千金進例作公費公叱曰餉有定額安有其餘此必剝民以潤己者則是贓也

五茸志餘

六

何謂羨餘命貯之庫以絕後之濫取者

公致政家居不入城府郡邑無不式廬公皆以愛民裕俗之道相勸勉無一言及私者一日吳郡侯過之公置酒舟次款之適里人有焚死屍者公從子孝廉亦在坐語僕曰何處屍穢可拏舟避之吳曰人可焚乎命卒繫之男女蒲伏公初不識其人乃惻然離席曰吾以為他人乃爾耶其人唯唯吳即命釋去

公居富林入城寓普照寺僧文清知詩與公遊初凡府縣往來僧例于山門長跪迎送文清言其煩苦語頃報郡侯西出公挽僧步廊下命侍者張蓋庭中郡侯見之顧問何人吏以公挾僧對即傳諭今後寺僧不須迎送其重于時如此公孝廉時丁內艱與其兄進士時和廬墓三年朝夕辟踊服

禪如初有紫芝生于庭白鳩巢其屋有司謂孝感所致欲上
聞旌之公堅辭以為偶然墓在薛山

公林居三十餘年與兄九峯課子訓族暇則詩酒唱和置一
小舫名曰採菘筆牀茶竈往來峯泖間

橙柑橘柚香櫟往最畏冷十月以後山家以稻草裹其下節
上海馮雪竹不知其名村學究也負陸文裕家奴田租十餘石
奴繫之爨下適文裕至莊所獨坐苦雨會無可與語者問里
中有何人即蒙師亦可呼來呼無以應退而逡巡不自安馮
自言某嘗為童子師願見主人翁奴釋之令更衣以進文裕
喜其儒雅曰若能甚乎曰不能若能哦詩乎曰俚言不堪以
奏文裕大喜適庭有五竹試使咏之馮應聲而成一律曰我
愛君家碧玉叢如搖隻手笑西風雨低四面中藏鳳雲護三

五茸志餘

七

竿兩化龍勁節遠過彭澤柳虛心不數大夫松夜來窗外分
明見十箇蕭蕭月影中文裕擊節賞嘆約每歲以二十金資
其朝夕留以相與奴退而謝過不復言負租事前輩之大雅
憐才過人遠甚

何元朗棄官居南京有題二妹塔書來數問南京消息戲書答
之詩云非是樂拋家業只因苦被時牽燒却雕簷千尺造成
草屋三間暫去歌樓打諢每來僧院偷閒依舊好風涼月也
多紅袖青衫雖不免云任誕襟懷亦自灑然

莫方伯為諸生時與楊黃門抑齋何禮部大壑為道義文字交
以相砥一日方伯偶偕二三友生過平康巷中啜茗而出黃
門聞而嘿呵之曰非禮之地吾輩豈可一錯趾耶再有不悛
當鳴鼓絕之吾不敢與之同遊為友也方伯汗浹背而悔訟

累日先輩以方正相勗與改過不吝兩不可及

莫方伯六十時為生壙自題其墓門曰逍遙游境時引余輩飲燕其間了不介意此其襟度達生亦何殊司空表聖後八十

一而終

徐文貞八十時刻一圖書文云六十年及第進士八十歲致仕

太師識者謂公數終于此矣果以次年薨

泗涇孫道明市井人也在元末日以抄書為樂其手抄書數千

卷今尚有流傳者好事之家往往以厚價購藏之

曹定庵家居時有林向陽者謂公公留酌設笑因問賢輩何字林云字茂春公曰子不見朱文公名熹號晦庵乎子名向陽又字茂春覺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

錢鶴灘訪一名妓于揚州不得會巡鹽御史是其門生投刺拜
五茸志餘

之御史快甚曰老師何跋涉至此某幸為政欲有高下惟命鶴灘笑曰吾何有是適有平康之訪莫得其踪御史陰令人訊之知妓已屬積鹽賈人御史謂莫可誰何刺促甚鶴灘曰某苦無消息耳安藉卿為出同逆旅居停謁賈因道其所以賈慕錢才名即具燕邀款令妓行酒酒半妓以白綾乞詩鶴灘題云沒羅衫子沒羅裙沒掃蛾眉沒點唇可惜一身多是沒如何嫁了賣鹽人大笑而出御史再訪之已飄然歸矣

海剛峯巡撫應天時蔡春臺備兵蘇松惡巨室侵占刻意鋤抑不免起吳下刁風時有投匿名狀云告狀人柳跖為勢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冢事發惡又賄求嬖臣費仲得免今某月日挽出惡兄柳下惠捉某植禁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

陽蔽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証竊思武王至尊尚
被叩馬痛辱何況區區螻蟻激切上告海見而悔萌訟黨少
解或云即巨室令人為之以此自解

朱鳳山應祥所居有點易臺其性迂誕錢文通是其前輩嘗謂
錢曰余在點易臺讀公詩至不善處恨不得長竿一擊公頭
其放言若此然鳳山集有抄本余得之象元朱司成所其格
卑卑似不在文通右

楊中丞朋石高才博學所著有經史通譜皇明琬琰錄二書年
四十七卒于官其所抱負十未見其一然為徐少師入幕客
其以大逆坐分宜任子楊有力焉將卒時任子為厲索命後
家難繼起遂無噍類又太師所忌其不附已而以名軋者則
莫若莫方伯子良故中丞之歿茅鹿門過訪方伯詩云西湖

五茸志餘

九

別袂已經秋此日重携花下遊試問平津客在否天留吾輩
釣滄洲又云已聞樓護埋青草却羨楊雲老著書世上金魚
并緋袋何如蘭蕙滿庭除益鹿門與子良同病同厄同多男
子而楊無後故云

孫華孫以醫名于松實永嘉人蓋亦有托而逃焉者程雪樓奉
命采訪江南華孫辭以詩曰小人猶有母率土豈無臣語工
而意亦婉

吳松江久塞有童謠云要開吳松江除非海龍王人皆謂其工
難成耳後海剛峯倡議開濬而董其事者則府同知黃蘇州
推官龍也其謠始驗何事不有前定耶是時兩月不雨厥工
易就蓋亦天相海云

陸平泉以祭酒北上唐荆川方以禦倭為淮揚巡撫置酒送別

未幾平泉即告病歸復遇荆川于淮平泉相顧嘆曰某如人家教書先生先生有病主人只索放他回去若老先生乃好醫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相笑而別

松人屋後多植護居竹其徑近寸而茂密如簣可蔽風雨故名俗誤稱哺雞竹

壽光張燭以隆慶壬申令華亭十二櫃收頭積羨金千餘進于公亦舊例也公驚異悉籍其數以報兩臺請補別額稅兩臺旌之曰塵視千金今匾尚在公署之退食堂

張鳴鸞字世和正德初會試寓京時張文冕方黨逆瑾官錦衣氣焰赫然設燕邀鄉之與試者窮極奢侈以示得意世和獨不赴識者多之仕止金華府推官

張文冕得志時有司為之豎坊曰文武聯芳以其父衍嘗第進

五茸志餘

十

士既敗乃徙坊府學文廟之南曰大成宮嘉靖甲申楊細林徐長谷錢午江初議謂以敗臣之故物而列于聖人之門非以示瞻仰也請于巡撫吳廷舉亟命撤之

宋西莊省其父于南都司寇獄有渡黃天蕩詩曰好風一日過姑蘇十里荷花似錦鋪好景近人親自遠晚山江上白雲過宋三江自題其像曰楚狂燕俠晉風流萬里滄江一釣舟堪笑此翁偏僻處懶隨青紫事王侯無題云桑椹垂紅麥漸黃嫩槐成蔭午陰涼書窗小睡渾無事閒看蜂兒課蜜忙吳門即事云一客五茸經五月扁舟三日渡三江濛濛落絮飄香雪漠漠游塵網碧窗夜月每憐珠蚌小春風猶喜鏡鸞雙水簾不動爐煙細樓上青山倚翠幢

嘉靖丙戌徐長谷宅中生瑞芝九莖郡守順德何鰲扁其堂曰

開先

名家子彭汝毅年十五作鐵馬詩云誰分秦騎與齊馱羨爾蕭蕭壯殺威只為簷前三寸地也將閫外六軍飛月移行伍埋芳草風送征蹄趁夕暉夜夜動人關塞夢不知何日解重圍為名人所賞惜未弱冠而卒

張江陵為南司成秋試諸生以風度得如九齡否為題得宋堯俞卷大奇之批曰既風且度讀書足配袁生及當國貽書致堯俞為諸子師堯俞舉應天庚子一表冠場多奇字而謄錄者錯誤頗多本房為一一改正今場中此等舉子絕少此等主司亦絕少

正統中錢溥錢博兄弟顯宦素不相能小小亦必相反兄題竹云種竹不須多多則令人俗蕭蕭三兩竿清風自然足弟即

五茸志餘

十一

和云誰云種竹兩三竿冷落蕭疎不耐看直須種竹三萬頃搖動一天星斗寒相激如此

包元達元愛兄弟為南北臺侍御元達按貴陽遣家人歸省不作家書僅書十絕以訊元愛毋論其風雅高潔而忠孝友于之致溢于言外詩云臨流載酒悵分歧念爾殷勤攬袂時芳草不知腸盡折競將春色勸離卮
傳馬上書計到鄉園何日是開械應值海榴初藥裹經年淹舊里諫書何日到南臺名園獨擅安仁樂遐域空令羨老萊弱柳定垂陶令宅新篁應覆阮家林七賢海畔誰堪侶二仲年來隔素心關西奏草曾傳否消息天邊未忍聞早見汝能辭世網遠遊余尚逐塵氛長路但聞啼杜宇晚風猶自嘯元猿並催鄉思千行淚欲斷征人獨夜魂涉水每驚溪瀑亂穿

林時拂瘴煙濃羊腸已度千山險鳥道猶懸萬里重青山結
戍聯夷落白日鳴焦警使車荒徼遍留神武跡提封俱屬漢
方輿十年通籍慚無補萬里馳驅敢憚煩風動欲飛司馬檄
時清寧致碧雞神正念關山遠為客那堪僮僕復言歸昆明
池上看牛斗漢使張騫鬢欲稀錢氏包氏均一兄弟也相反
若此故連類書之

松故述云成化末有顯宦滿載歸者一老人踵門拜不已宦訊
其故老人曰松民之財多被官府搬去今賴君小反之敢不
稱謝宦愧不能答

董幼海宗伯最貴倨然余見其過從兄柏山纔兩年長耳必僉
坐不敢以雁行相齒凡族黨有所干懇必請教柏山柏山斟
酌數言宗伯皆唯唯惟命竿牘往來極其遜讓柏山或與之

五茸志餘

十一

書但稱原漢弟有道不署號不益他稱此猶有舊人風範而
柏山以文行敬信于宗伯亦可際見

菽園雜記謂張南安汝弼謂陳獻章詩末云李密是何人亦有
陳情表獻章不能答又云獻章汝弼門人也按獻章正統甲
子舉人汝弼成化丙戌進士輩行在後豈有門人之說獻章
以母老乞歸正與李密同汝弼焉得謂之

沈石田有題富家子廢盡行乞之詩吳石湖長史數稱以示人
載之師儉錄中詩云蒼毛鰲面走逡巡破練秋風裹凍鷄今
日泥塗眼前事當年歌舞夢中人口餐未卜墻無祭戶稅猶
存柘已薪寄語富兒休暴殄儉如良藥可醫貧

細林山人云景泰中有以進士第二人入翰林者頗自矜炫因
歸省東海作文贈之曰昔司馬相如拜中郎將歸蜀太守郊

迎縣令負弩矢先驅鄙人榮之王沂公曾及第歸青州郡守
軍帥率父老具樂郊迎公乃從間道入謁不敢當禮論士者
不必究其始終于一端窺之亦可以知其成就矣近時以僥
倖一得往往效相如所為以誇市竈婢吾嘗竊為世俗嘆今
君賜告歸者吾雲間之仕于朝者道衣錦之榮備矣子妄以
沂公之事望之亦挽流俗之一機也觀此前輩直諫之風猶
可想見

林貞女同知林恕女也恕亦耿介人女年十九受楊氏子聘逾
三月而其子以疹死訃聞女毀容衣編溝疾幾殆歲餘父母
欲許他聘女截髮明心以死其兄譬之曰禮重醮不重聘在
室從父禮也女曰誠若禮云何律有悔婚之條吾今之人從
今之律且以劍許人沒猶復之况身許乎家人知不可奪乃

五茸志餘

三

遂之居恒奴婢自夫所進者必另宿三日方許服事左右門
以內不許雞犬入慮其以交汚也其褪身之潔若此當道表
其閨歲時有薪炭之給未及奏聞而卒女素有幹材父歷仕
爰書皆出女手俸入亦歸于女父有庶弟女不能恤卒之日
其姪恐庶叔之分其財也陽言病間閉不以殮蟲流于戶于
懷清之以財自衛者異矣骨肉構難數年不解兄姪並齒于
獄夫以女之貞烈信絕瑕之璧也而智昏于利末路凶終惜
哉後邑令陳秉浩嘉其節卜壤于黃耳寺側而禮葬之亦足
以報其志矣

細林山人楊運之樞博學善屬文為臨江少府子六人長曰中
丞豫孫博涉無偶多文藻善經濟弱冠登第娶李張氏張
亦敏慧知經史大義一時以為二絕張合卺之夕而運之之

六子并孫生人又以為慶云已而中丞撫楚卒于官無子而多厚
孫廩於庠赫赫鼎盛也亡何中丞撫楚卒于官無子而多厚
賢諸楊欲瓜分之張氏匿勿與也并孫糾力士汪孝盜殺之
聶侯廉得其狀諸楊相繼斃于獄并孫肆諸市一門漸滅矣
是謀也毋論顯晦無一得脫而并孫產於張氏成婚之夕其
業緣當由夙世

周文襄撫應天賦斂有法松民德之文襄卒有司塑像以祠不
帝甘棠南國矣越百年東南通賦無笑天子命鄭質夫徵之
鄭嚴刑鞭掠死者駢首一夕鄭方寢夢神端笏造曰東南民
力殫矣若其生全之如是者三鄭驚起訊吏曰左右有神祠
乎吏舉周對鄭齋戒往謁見文襄像居然夢中人也乃降階
泣拜賦詩紀之解印綬去父老時能道之仁人哉文襄乎死

五茸志餘

齒

而響應殷殷吾吳不聞召伯之歿再施召南也

董原漢自少警敏絕倫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封公海觀亦夙儒
幼以舉業授公輒塗抹其不警策者人問其故曰若寓目便
不能忘耳自謫戍廣右起考功郎過家訪其從兄原定云患
難之後聰明志慮皆減其半弟平時新歷至但一步目則一
歲每日之宜不宜皆可成誦終歲不復再觀今則必須兩三
遍以此可卜其衰也

何元朗謂歌曲與酒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者故其詩云欲貸
千金買宅只將兩事相煩一須焦革隣舍二要秦青對門

嘉靖中袁澤門守郡有謠云東袁載酒西園醉摘盡枇杷一樹
金蓋澤門與給舍袁我溪相厚頗昵住府之東時有曲室之
飲故有此謠人以為沈元覽所造遂以事捕之庾死獄中然

松郡舊俗相沿歌謠蓋時有之何元朗記幼時對云馬去侯
來齊作聶張仲賢良蓋馬駸侯自明為同知聶璜齊鑑為通
判而知縣則張仲賢也一句中五人之臧否具備後孔太守
在任聶雙江初到即有三耳無聞一孔不竅之謠又有松江
同知貪酷拚得重忝華亭知縣清廉允宜光薦時潘天泉仲
驂為同知倪東洲光薦知華亭耳沈獨以此致禍奈之何此
風至今不息

董原定年十四試于有司時邑令張以韓魏公泛舟穎河命題
原定進而請曰泛舟穎河是韓持國非韓魏公也張曰性理
上豈差耶原定曰近思錄可據某以此證性理之誤張急命
肆中取視之果然乃大嘆服

何良俊在南翰林吏部各司欲其避馬何曰豈有朝廷司筆札
五茸志餘

五

文翰之臣乃下馬入委巷小人之家避一郎署耶要忝便忝
要考察則考察去耳不能猥瑣以苟全也卒不避

張侍郎電陸文裕門下士陸薦之於夏貴溪得供奉永陵驟顯
貴第不為臨池家所許然亦楚楚所恨不堪三覆耳

黃憲長翰幼時嘗以事干郡守不聽拂衣出曰水上打一棒耳
守怒令作水上打一棒詩黃即云誰把長竿杖碧流一聲驚
破海門秋千層玉線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收鷗鷺忽開紅
蓼岸鴛鴦散白蘋洲料應此處難垂釣捲却絲綸別下鈎
守異其才改容禮之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初四日西湖道院門內小方池水忽作五
色紅黃紫綠紺碧青翠或散或聚或純作一色或攪和如勻
頃刻遽變至初八日止父老云此葛洪鍊丹故地也

何元朗云沈石田詩有絕佳者余家藏其畫二幅皆有題其一
詩云幽居臨水稱冥棲蓼渚河坪咫尺迷山雨忽來節溜細
溪雲欲墮竹梢低簷前故壘雌雄燕薜脚秋蟲子母雞此處
風光小韋杜可能扶我一青藜調頗清新後質朱象元處不
知所在

元季華亭衛富益題趙松雪墨竹末二句云留得一枝春尚在
又為他姓報平安

吾弟次公小試失利有書憤詩云如何郭隗臺前路只有終南
一徑通題明妃云恐他前殿麒麟閣也把黃金問畫工丁慎
字中舍聞而擊節曰此人不死吾便當與之把臂入林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郡西顧初泉家與室中每夜火光起自地
中如此者累月意其下有積鏹也掘三尺餘得一木人長尺

五茸志餘

去

有半頭面眉目手足爪甲無一不具膚色與人無異陽道寸
許甚壯初出土時猶嘖嘖作人聲久之始息人以為即商陸
根云

郡西呂巷有姑婦同居最相媚愛婦方臨鏡見其首插一小紅
旗臨水亦然大以為怪他人視之無有也或謂妖氣或謂病
狂其姑逢人則訊而求療一僧曰此不可療凡為雷霆所擊
者先半月則天帝豎旗于首耳姑號而歸婦姑相向泣又相
念今生無所犯于天條當是前身事則婦又泣曰吾聞雷當
擊物旬稜礪磔旁觀震死吾命不可逃昌累吾姑每日夜陰
色輒出居野一日雨將至則臥積薪之上曰吾死藉雷火自
焚毋累吾姑姑挽之不得婦忽見近薪成橋上一綠衣女子
首戴大菊笠呼婦以笠授之曰吾憐汝孝貽汝以笠聊以禦

雨因忽不見少頃雷電暴至竟焚其笠婦卒無恙夫婦當天
誅似在夙世而一念之善頓回天心孰謂天道遠天網疎而
終難誅也事在萬曆辛丑夏五月不數日而西門復震死一
人數日前其人亦見首豎紅旗豈雷部恐其誤中而以此為
記耶抑冥司亦先有推鞠而志其不可宥也此人將擊之頃
一童子避雨于其舍中火光歛發見一衣繡者挈之從窗隙
中納于隔湖小艇內而以蘆席覆之此又足以見上帝好生
不以怒甲而移乙影彰不爽云

叢說云鄭九石為同知時某甚蒙其知愛時某尚寓蘇州每歸
往見即再三言曰公高人也久寓他郡此有司之恥也必強
公歸以為地方之重已已年余移家還松而九石適有量田
之命余即語人曰九石舉止詳雅是一儒者常煦煦然仁愛

五茸志餘

七

人亦欲人人仁愛之但少剛決易為人所欺此舉不但松江
百姓不蒙其惠亦恐終為九石之累也後始事之日即率公
正良民人等至城隍設誓余聞而笑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况要盟者信乎此朝廷大事苟一心持正而峻法以行之誰
敢不肅乃必假之盟誓耶夫朝廷赫然顯著之法彼不知畏
犯者接踵若但怖之以冥漠無據之神彼亦何懼哉卒之法
不盡一獎孔百端公正良民肥家潤屋而糧額加重小民家
家受禍謗議喧騰今上司與府縣先生非不知之但皆重更
革樂因循耳然百姓疲困日甚極而必反上天眷佑有一任
事者出豈無釐正之日耶

龍華張姓最著王屋其族之白眉也王屋有孫春元號岱淵岱
淵有長子字子子相素性溫良娶婦殷氏悍妬無出有房婢生

子名白郎婦妬乘其出痘下毒而亡未幾婢復懷妊三四月
婦即欲下石而子相有弟子念謀之兄曰兄若如故兩命均
亡速將此婢寄食友人徐月石家果生一子名順郎六歲而
婦聞知即飴言勸子相今年大無後誓無毒害心且日夜交
謫子相不得已只得携歸延師文季訓之頗敏慧倏而婢有
言獲罪殷氏即下毒不病而亡醫家秦景明聶師雲子師文
季俱目覩死者之慘毒此萬歷四十五年三月初旬事也豈
料順郎亡後殷氏鬻即生瘡至四十六年閏四月而潰諸醫
不識不能治殷氏口中或作岱淵聲吐罵惡婦何作此惡孽
時作順郎聲喚子相父索果食如是者三月至五月終而死
嗚呼人云天道遠此何其近也

秦葵齋裕伯字景容其先大名入從兄元都就學胄監登第官

五茸志餘

六

福建行省郎中元季兵亂棄官家松之上海至吳元年三下
書聘之以禮固辭洪武元年卒年七十四子孫世為上海人
其再上丞相曰秦裕伯者昔臣有元讀書食祿三十餘年今
逢天數禮宜棄捐自放為民鈞水耕田明帝遠召仁智兼全
仁而不殺智而求賢義勿敢往服病相連非獨服病廉恥係
焉士無廉恥棄君如荃女無廉恥棄夫如鈿廉恥道喪國何
用旃皇恐上書丞相之前轉告陛下寬仁照憐投鹿於山放
魚于淵不出範圍物遂其天又作山舟解二首其一曰千山
之陽兮周氏二子結屋名舟兮喧訝閭里雲松兮老人解嘲
兮成文波瀾浩蕩兮送舟天津人知兮山不可為舟曾不思
兮水載地遊其二曰山有舟兮不可以濟龍在野兮孰與治
世嗚呼周生兮時不來懷抱利器兮將何為感靈均兮惆悵

單何為兮木上

錢璧字伯全端重清慎語不傷氣甚邃于學中元至正壬申鄉榜陶九成早歲從受業焉有贈雲林上人詩曰英英谷口雲鬱鬱溪上林形影偶相值去留復何心握筆攬秋思倚窗延夕陰誰云朝市遠亦足慰幽尋

黃璋字仲珍以易中宋大歷三年鄉貢元至正再舉鮑恂許瑗二榜其遣興詩云滿目烽煙在經春血淚垂素無投筆志空有挂冠思江總真能任陶潛托賦詩獨餘心炯炯靜夜月應知牢落悲生計艱難歎索居母兄皆寄食兒女久無書井邑兵戈滿郊園瓦礫餘傷心春雨過農事定何如

沈嘉則明臣過華亭詩云舟過華亭聽鶴鳴水雲無影鶴無聲不知何處平原宅一片斜陽秋草明題峰泖圖云三泖微茫

五茸志餘

九

不可分九峯如岱隔鷗群扁舟挂席幾來去相送相迎但白雲

何柘湖云夫人稟受之初財帛金寶皆有分限如萬斛之舟只容萬斛再加數斛則沉矣唐人小說中有掠財使之語言人命財物若過其數天遣一使掠去之謂以橫事耗盡其餘適滿其命中之數而止夫仕宦之家積財鉅萬營求不已不過曰人孰無事若財貨有餘則緩急有濟耳然與其先因事以儲財不若預疎財以弭事此言與余若有夙契今世士大夫識此者甚少故標錄之

楊虞坡為家宰太府李葵庵以禮部郎中陞延平太守時論不平先是虞坡之子亦以禮部郎中陞提學副使一日趙大周面語楊曰吾四川李郎中如何陞太守楊曰李在部亦無甚

才望大周曰想是你兒子因有才望遂陞提學楊語塞大周
真疾風之勁草矣後高中元掌禮部葵庵以調繁改松江中
元去位葵庵亦以考察去百姓孺慕送者擁擠

顧東江出李西涯門下西涯致政家居臨沒時其門生故吏滿
朝西涯凡舊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
生東江亦分得數件風流宰相世豈多見

沈子公居東海自稱東海老人或曰子既闢仙學何乃取呂仙
東老雖貧樂有餘之言乎曰孟子取陽貨為富不仁之言何
嘗學陽貨但樂吾之樂而非樂彼之樂也

沈東老霽語錄云黃郡守潤來書謂某當設教講學予荅之云
云吾松之人皆諉于不能而役于富貴流蕩忘返以終其身
無有求教于人者教之不聽不惟不聽且詆毀以為不足道

五茸志餘

二十

一郡之人皆然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孔子猶不復告况舉
一隅而不聽乎某嘗有勸學箴曰天之所賦與爾俱同不為
桀晉不為堯豐欲之即至求之在衷顧乃自棄不學而終書
此箴訓覺吾童蒙

孝子事親須件件親身力為不可委之使令某父老年每患
噎膈親自煎參苓白朮膏恐使令者不如製法果驗

孔子外子西朱子云子西不能革僭王之號孟子見梁惠王
乃曰王何必曰利此等處決難回護若孟子自著此書此等
處宜諱若記者之誤文理又不能如此決洽朱子綱目悉改
為君何必曰利此亦有見

魏莊渠問死生輪迴之說曰決無此理如這朵花落便無了
又豈能輪迴轉來死則氣已盡矣焉能復生若說死了做鬼

鬼後為人則天地間常只是這些人來來去去不由造化生成決無此理

孟子平生執不見諸侯之義何以見梁惠王曰孟子言之矣陽貨先豈得不見又惠王何不就見乃只以厚幣來曰孟子亦已言之矣季子不得之鄒

時事雖變變在外不變在己

人但知禳器而不知洗心故聖人以易洗心

夜夢人以金餽某卻之不受莫非見獵有喜心也錄以自警
蔣司務積米千餘石不得利以憂成疾悟真和尚往慰之司務悔曰早知此理不至今日竟至不起

顧天祿老儒也鬱鬱不得志一日過其戚某氏舉網為具得一

螞蝗甚巨稱之恰五十斤以其非常置之缸中飲畢顧歸方

五茸志餘

三

與家人吃其異家人適亦有舉網者復得一巨螞蝗稱之其斤如前駭而亟遣訊其戚缸中所覆已失之矣顧投之水物久而神靈能變或有是也大率怪事顧亦不久而卒顧孫孺則為余言之

貧賤富貴各有受用處吳石湖語鄉中士大夫曰你莫道我没受用吾雖貧儘有受用

周叔夜云先郎中生辰余念罔極之恩無所容報惟有思其志意而體之為庶幾耳昔人有言何以見先人于地下此誠有味

叔夜持已耿介不苟同俗將赴湖南乞言于雷古和古和云廉者多刻須以為戒

東江有感于時事嘗書壁間云人不知命鬼神亦受其冤士能

安貧王公亦失其勢

馮南江述鄒東廓嘗與之書云人之首加以冠冕加以箬笠首不知也人之足履之亦舄履之管履足不知也

節烈易得婢而節烈者難婢起于娼卒以節烈著者尤難吳主事平坡好內多寵晚娶一妓為婢嘗育一女未幾吳亡妓水漿不入口女輩跪勸之百端竟不食而卒

龔侍御前山愷嘉靖丁未進士剛直不容人過立朝侃侃嘗論劾仇太保鸞諸不法事世宗怒公慙廷杖八十隨遣按兩淮值內艱歸凡郡縣諸臺使有過舉面謫之不少假倭亂時以軍興不給查富戶殷實者充承差儒士名目責令納貲家至戶到郡中騷然公危言責之主者立止歡聲載道一日同士夫謁按臺周觀所即面斥其阿事權門周本同年素憚其直

五首志餘

三

不覺面赤公笑曰爾真孺子能畏嚴師耶一坐惶恐以謝公獨自若

前山與莫中江生平最厚善一日過中江所抱頭大哭中江亟訊其故前山曰兄尚不知耶今晚弟大期至矣弟特報兄別兄耳語畢又大慟惓惓以道義骨肉不忍長別為恨中江顧其體強無大恙然亦危疑不釋前山別去曰黃昏候復來別兄爾至漏下其家人來叩門中江意其復至乃前山不病而猝死矣中江隨往哭之蓋自知其期而來別也中江嘗向余述之如此卒之夕至夜半守城卒見其騎從呵擁出門去相傳以為神夫以公之聰明正直不必語怪其為神無疑也

周觀所與陸平泉論吾松士夫至前山周曰此兄固正人不免許以為直陸曰前山與不佞私語亦傾向老公祖周喜曰此

兄亦譽人乎陸曰前山嘗云近時按臺還是觀所畧看得過
周曰此兄決不肯全許我

嘉靖甲子耿楚侗督學試松甫畢荅拜士夫至前山家方坐定
楚侗素憚其直即起請教前山曰老公祖此番真至公至明
楚侗意其與已不覺色喜前山曰師相家孫領案何等公明
楚侗默然頰首蓋謂華亭案首徐元春也

嘉靖己酉山西屯留姚公唐以丁未進士司理吾松廉靜不苟
居常痛父不逮養登第後即奉齋斷葷以母喪離任號泣徒
跣哀毀過傷目腫出血遂喪明竟卒于家父老皆能道之今
祀名宦

周叔夜嘗紀小崑山陳氏者負人三十千不能償為主人所逼
欲鬻其婦不能自決夫婦相持而泣有客角巾野服而過之

五茸志餘

三五

問知其故憮然曰所負多雖鬻汝婦安能償耶且吾不忍見
汝夫婦之生別也陳大喜謂客悅其妻呼出欲使拜客客曰
無用此為也贈以三十千拂衣登舟不告姓名而去

萬曆庚子某御史按部至松百事務華麗閱兵之日列陣若對
壘余約董元宰陸伯達往南教場一觀其盛時許周翰作守
已覘知其事令人以酒榼至伯達獨長無有出其上者每每
蹲踞而堂上皆以物色之明日許守貽之書曰矍相之圃射
孔子微服而觀焉夫子大十圍其長丈有尺無勿見也魯大
夫以事至欲禮夫子夫子以冠服不具命群弟子繞而行無
勿見也謂子貢曰賜也何不身蔽我子貢對曰觀者如牆賜
之牆也及肩如夫子何孔子仰而嘆曰嗟乎方觀射以我一
日長乎爾賜之企而為吾勿如也之欲隱于大夫我欲蹲而

為子勿如也一人之身而崇卑之用異焉貧富出處之義可
以觀矣善謔而雅一時風流可想

壬寅夏有琉球男女六十人以失風漂至南匯所諸弁以為倭
也爭欲俘以為功許周翰庭鞠數四以譯語辨其鄉音知為
小琉球界上人而隣于倭者置之藥局男女別室其女人以
郡中穩婆與之同處飲食衣服如歸女中有彼國大臣女行
坐與眾殊公手為申文力辨其非倭上疏得釋歸既廩雨具
公事事為之備令馬千戶送至閩中軍門附海舶以還聞琉
球人塑許公生祠祀之祀于海外自公始其六十人中死者
一人許守封而葬之題其碑曰壬寅五月海風吹琉球夷六
十人至南匯當路疏請歸之有夷愛滅麻各門者以疾物故
為封而悼之白雉同遺骨華棺送此生鄉人哭盡送異域冢

五茸志餘

高

旋成宿草魂寧識寒潮恨豈平海壖風雨夜徐市不勝情生
還戀土俗死却辨華夷僻姓留名郡遺封感盛時乾坤同浩
蕩霜露等淒其總有室家恨精靈任所之

有人從嶺南來道過梅嶺聞路人有謠云梅嶺路誰開劈前張
太守張九齡後張太守張汝弼口碑世世誦無窮子孫代代
蒙恩澤

曹定庵為雲南僉事分巡所過必有題咏書壁間比反則屬和
殆盡詞翰皆可觀定庵問之始知為從行指揮某也後某以
罪當落職定庵特釋之及以憂歸某持三百金為報定庵却
之復益五百金定庵厲色曰吾惜汝才爾豈有私耶竟不受
陸宗伯八十九時以衲衣一襲付佘山慧日院手書一偈云解
組歸來萬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事不向歌

姬為乞緣徐文貞入山中亦以肅皇賜蟒一襲付僧圓實亦賦一絕云單衣露冷宿曇華誤綰宮袍傍帝車招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此與東坡解衣留鎮事同一風調

孫省祭名鏜山東莒州人以椽曹需選未逮例得省還里其人習騎射有四方志挾貲商吳越間嘉靖甲寅倭亂東南而松為甚鏜來謁郡侯方公具道所以願戮力殲寇兼輸已貲助餉方嘉其義而見之當道試以藝所佩刀雙衆莫單舉運若飛翼兵憲任公環素忠勇先登偶窘于寇鏜望而大呼疾馳突圍出之又使人還莒括其家遍募少所推結豪傑為已附率多響應郡人恃以無恐無何賊黨從郭西燒民廬舟渡泖許鏜奮袂欲蹙之逆戰竟日矢盡弦絕後援不至還及石湖橋半渡而遇伏鏜雅不習水賊艘四集殺傷過當而賊刃其

五首志餘

五

腹死之日纔三十四耳道路歎歔泣下有司禮葬之藉令鏜之技得橫行平原而御以善將所樹豈可量哉而卒若此鏜一椽賈而趨人之急急公家之難與弦高之搞晉師上式輸財同量亦足以不朽其名矣

曹定庵李西涯文正公門人也八月十五為定庵初度日壬申歲定庵年八十一西涯寄詩壽之有曰八十一迴秋月圓朝賢屬和者數人自是每歲必寄有八十幾迴秋月圓之句且謂當另起例西涯既沒松之士大夫猶循其例不廢焉後定庵壽九十四以初度前五日卒

定庵居廣富林年九十四將終時孔郡守遣吏送米一石候問使者失辭曰太守敬老大人米不佳責鋪換送先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垂歿乃以我故害百姓耶辭不受因手書荅云

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夫之賜謹辭未卒之前一日書于几席間云今日午時天地晦冥風雷震撼此時吾將逝矣子孫以為好怪至期天地晦冥果如其言先生乃蕭衣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

松故述云華亭丞俞仲巖志逸其名獨見于清江集之霜林說且曰仲巖早歲讀書屬文有聲吳越間其去而家于九峯也人且以其抑鬱無聊不能終日乃以霜林為况則知動心忍性懲其所已悔而益所不能矣仲巖會稽人蓋亦因宦而居于松

鄉貢進士計瓊府志止載姓名而他無所紀惟東海有送計廷玉復任序按廷玉宰封邱縣藩臬皆考其廉愛以不能事權勢乞歸當道不許故復任則其人亦有可述者

五茸志餘

三

細林山人云松老儒顧曦字東曙博學能詩其弔朱端常墓曰元堂千載寄崇阿石馬無聲墓草多故里尚傳前代事浮萍應落逝川波野人夜黑偷金盃山鬼天寒泣翠蘿莫問人間興與廢夕陽回首自口歌東江以呈西涯西涯曰不意山林乃有此作

東曙通數學嘗攷晷度之數纂輯成編每未頒歷可預知來歲宜忌一日出示客客曰此私歷也得毋犯禁乎始懼而焚之老儒博學而不知世務如此

東曙號味苓子嘗作桑陰夢記大都邯鄲彷彿云先輩多題詩其後曹定庵云細閱桑陰夢裡詞出經入史費深思閑將得失榮枯意欲使貪庸佞幸知顧東江云浮世奔忙夢一場設生開口笑黃梁不知鄭老桑陰裡更有黃梁一倍忙

吾郡所困苦者糧長耳明初設立本以輔有司吏治之不逮宋
潛溪濂嘗為上海夏宗顯新墻銘有云國朝有天下患吏之
病細民公卿廷議以為吏他郡人與民情不孚又多蔽于黠
胥宿豪民受其病固無怪莫若立巨室之見信于民者為長
使立細民土田之稅而轉輸于官于是以巨室為糧長大者
督糧萬石小者數千石其重若此

張莊懿是英宗朝進士選某道御史方二十七歲巡按山東初
到臨清三朝行香偶酒家酒標挂低掣落其紗帽時初到官
失去元服人以為非吉兆左右失色公恬不為意取紗帽帶
了徑去知州鎖押此人送察院請罪公徐語曰此是上司過
往去處今後酒標須挂得高些亦不與知州交一語逕遣出
蓋公之寬大仁恕出于天性不假修習

五茸志餘

定

張莊懿為刑部尚書時散衙後回寓路上遇一醉漢此人素醜
酒無賴旁一人哄之曰你若奪得這老爺藤棍方見你手段
此人奪去其一公亦不問逕歸此人酒醒問其妻曰昨日醉
歸有甚事故其妻曰汝帶一藤棍回此人取視之曰此文官
棍子也明日侵晨頭頂此棍跪在長安街上少頃公至雙藤
缺其一此人即叩頭請死公命隸人取其棍竟不問蓋公之
器度如此其去王子明韓稚圭何遠

張莊簡與莊懿一時皆以尚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武
二公歲朝入城祝釐則皆出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吾
松櫛工之稱也兩公與朱為老隣即賤肅章服拜之櫛工則
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送之而出當時風俗之厚如此
張莊簡悅在憲孝兩朝聲望甚重孝宗深知之為吏部侍郎時

嘗缺尚書孝宗注意欲用之中官揣知上意即遣人與莊簡
言命命要你做大官吾知張侍郎是清官與人沒往來然手
怕亦須送我們一對在命命面前好說話莊簡不往中官又
差人來言張侍郎既無人事帖子亦送我們一個竟不往後
馬端肅托人去講遂補冢宰莊簡陞南京吏部尚書
張莊簡號定庵後曹憲副時中亦號定庵蓋慕嚮莊簡也曹居
鄉簡重既不減莊簡加之樂易和厚濟以風雅後輩皆樂觀
之

張全山官學職年八十有六有少容陳泰巖稱其為人甚可法
官雖小若以為貴家雖貧若以為富年老生一子且幼若以
為衆且壯也欣然無憂戚之色且不形之議論真實做自家
事宜其壽也因憶全山對存齋曰彼蒼報施決不差爽然則

五茸志餘

三

全山得壽有由致歎載閤然堂集

胡儼為華亭教諭年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講授每
至夜分雖甚寒暑不廢

熊軫峯字元性長沙人性高簡能文工詩為松守有郡齋賞
牡丹詩嘗憶得其上半首云和風湛露萬人家欄檻當門一
樹遮正憶桑麻沾細雨更添珠玉對名花詩既妙麗正是作
太守之語又嘗作二絕贈余曰文章如界畫中有支天山覺
我道區明經緯恢儒袞文章如白璧春露圍玉蘭與子共雕
琢澤物脉溥溥手書鄭重其所以屬望于某者甚切常恨志
業不遂終無以報先生矣此亦郡中故事漫識之

袁潛翁介字可潛即海叟之父其先自蜀來占籍華亭元末可
潛為府椽以詩名子凱世其學道卓冠當代世傳可潛檢田

吏一篇云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襤衫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為貧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千五家貧無本為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并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既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雨不啻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田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喫官棒相隨隣里去告災十石秋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岸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勒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盡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早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

五茸志餘

元

惜逼我嫁賣賠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吾今年紀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由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頤邊淚予亦羞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吾是今年檢田吏此似少陵石壕吏與白傅諷諭諸篇海叟詩格調最正亦只是詩人之雄耳苟以六義論之較之家公恐不得擅出藍之譽也

楊鐵崖選大雅集獨取海叟咏蚊一首末云東方日出苦未明老夫閉門不敢行蓋言元政酷虐王室如燬而小人貪殘如蚊蚋啜人脂血至明朝革命人若可以少安矣然明而未融蚊蚋尚未盡去故閉門而不敢行似有譏切太祖之意此詩集中不載

朱鳳山選海叟詩為在野集如白燕詩故國飄零事已非改作
老去悲來不自知聞笛詩雨聲終日過閉門改作雨聲隨處
有閉門殊失海叟之意正蘇長公所謂庸俗人所亂者耶
雲間通誌載木棉花詩為熊澗谷作松江府志因之然此詩乃
見方正學遜志集中按通誌為正統間錢崗所修時正學文字
字尚有禁而集未行于世崗或諱之而托之熊歟必有能辨
之者

一統志曰李象賢台州人徙籍華亭明春秋贍文辭洪武舉本
府副導子至剛博學能文亦舉明經累官禮部尚書兼左春
坊大學士預修永樂大典出知興化府卒于官又曰李至剛
永樂末知興化德量寬洪吏民化服在任若無所為而一郡
之人翕然大和夫一統志本諸國史宜無不公而前後松志
五茸志餘

三

于至剛之事皆畧之豈解縉之評先入之歟然縉所評十人
劉儻其最下者而儻竟死節交趾得贈諡則縉亦不長于料
人乎

麓堂詩話云張東海自謂文勝詩詩勝草書英雄欺人耳蓋不
以其言為然水東日記云前輩謂遊藝當先有迹者李文勝
詩詩勝書書勝圖書則知此蓋古語而東海嘗稱以教人人
遂以為東海自評也不然則東海嘗有吾死草書增價之語
而不及詩文曷又自相戾也

神山舊名神鼈伏首引尾形肖鼈故名相傳是山歲出圓石一
為鼈卵後人鑿石其首遂不復出今其麓累累多巨石云山
之陽有崇真院院有神鼈仙館其扁相傳為呂洞賓書篆宗
垂露筆法古雅而中款回島書亦流逸可愛神仙君子所不

道校其藝固神品也真迹為太守吳黃洲持去今榜蓋臨本云

廬墓割股古人謂非中道諒其志亦不失為孝子但不可為訓耳曹定庵嘗廬墓感白鳩之異李西涯有贈言檜清陳秦嘗割股愈母疾錢文通誌其墓皆松之獨行也可泯泯乎

余山有黃巢洞凡十八所今多崩壞間存甃磚相傳為黃巢之亂避兵者作

費榮敏公墓在鳳山之陽東海翁墓與之隣今張氏子孫以配享后土氏蓋義起云

宏治中玉屏山顧廷儀家生瑞竹定庵詩云地鍾靈秀幾經年造化從來本自然出土一根元瑩玉凌風雙筴欲參天未論板蕩成臣節絕似夷齊讓國賢春雨滿林還有作兒孫頭角

五茸志餘

三

看駢駢

袁方伯幼依外家受其恩外家故軍籍也及舉進士不忍貳之登科謾從其籍後竟以此隸籍戎伍不可解

松人煙火之技載在通志東江詩云萬變神奇火一絲偃師當日未曾知寶王流落浮空下香女輕娟隔霧披明月上時雷礮發暗塵驚處火輪馳詞臣正憶鰲山勝為報嘉賓緩緩歸此殆其變矣

眉公見聞錄云徐司空達齋陟文貞弟初宦都下南歸張江陵為文貞門生與諸君具酒送之臨別各上馬去而達齋醉甚追至江陵聯騎而行以扇叩之云去時還有張老來相送來時不知張老死和存江陵大啣之王元美為郎時適有客席而嚴世蕃久不至眾客待之良苦已入問何故如許來遲世

蕃云忽病傷風耳元美笑謂云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衆大笑而亦有為元美咋指者上海顧小川為徐文貞塔謁太守方廉有同坐客問此君何人方云當朝宰相為岳丈其倨如此三事皆用蔡伯喈琵琶調謔設之可發一笑

洪熙改元遣進士齋勅訪文儒于蘇松常三郡松守熊侯以鄭觀應詔同舉十一人試天曹以鄭為首會仁宗上賓不果用太傅安遠侯柳昇遂請公于朝以為子師昇沒子溥嗣鄭上疏辭歸特旨授訓導仍館其家蓋列侯之第有訓導者自鄭始無何禮部尚書胡公薦升廣東御史轉江西道自冷局陟顯官如鄭者亦前此不多見也

聞之故老云吾松一人善騙一日泊舟閶門河下置錫錠于匣中約百餘兩白日搬弄不掩人目乃登岸戒其僕曰我到足

五茸志餘

帛鋪中令人持好緞十疋來汝始付銀匣與他然須得我帶上匙鑰為証不然此處騙子多莫信時騙子已聞之矣急營十緞密剪其所帶匙鑰松人亦佯為不知乃持至舟中不料舟人已領預囑矣遂以銀匣付焉即時發舟蘇人開匣視之皆錫也乃知蘇人善騙而松人乃因騙而騙也

高新鄭與徐文貞有隙其下遂有承望風旨者徐氏之夜幾碎文貞作書達之新鄭書不傳新鄭復書云僕不肖昔在館閣不能奉順公意遂至參商狼疾以去暨公謝政僕乃召還僉謂必且報復也而僕實無纖芥介懷遂明告天下以不敢報復之意天下之人果亦有諒之者然而人情莫測各有攸存或怨公者則欲僕陰為報復之實或怨僕者則假僕不忘報復之名或欲收功于僕則云將甘心于公或欲收功于公則

云有所謂停于僕然而皆非也僕之意蓋未甚明也古云無
徵不信前者地方官奏公家不法事至僕實惻然謂公以元
輔家居豈宜遽有此也且免死孤悲不無傷類之痛故其間
情可疑法未合者悉從開釋亦既行之矣則僕不敢報復之
意亦既有徵可以取信于天下矣蓋雖不敢廢朝廷之法以
德報怨實不敢借朝廷之法以怨報怨也念昔僕典試時嘗
以試題致先帝疑公為解護僕實心感之當公不悅僕時曾
明告公公即仇我然解先帝疑一節終不敢忘必當報効曹
公而去言猶在耳公不記憶之耶夫既得以取信于天下則
乃可有辭于門下故敢奉書布區區之意今而後願與公分
棄前惡復修舊好無使借口者得以鼓弄其間則不惟彼此
之幸實國之幸縉紳大夫之幸也丈夫一言至死不易皇天

五茸志餘

三

后土所共鑒臨惟公諒之不宣是時文貞之客曰呂需號水
山塘西人老而負俠骨嘗偽為徐使者持文貞書面謁新鄭
新鄭與之酒食不敢以勺粒下口至哀泣號訴達于新鄭之
內夫人乳媪以下無不感動垂涕者皆為文貞潛解之而新
鄭之意益漸釋矣或曰得呂需力也

孟子曰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今歲均糧之時偶值水災故
又創為低薄之說祖宗時不聞有此周文襄時不聞有此何
故從空生出而不知西鄉水年之低薄即早歲之膏腴也東
鄉水年之成熟即早歲之斥鹵也然祖宗時與文襄時不立
此名色者蓋因校數歲之中今時立此名色者但據一時所
見也據一時之見而欲立萬世之規恐終非謀國之長算也
况東鄉田本瘠薄故糧額原輕西鄉田本膏腴故糧額原重

今東鄉已與西鄉包糧甚多而獨膏腴之中又立低薄之說以益之是必有力者主之也然天灾流行水旱大率相半若遇旱歲東鄉之田一望皆斥鹵則將重均一番更立斥鹵之名耶

人言始創低薄之說蓋因當事之人要做人情奉承權勢尋思無計因與吏胥商榷一楊姓者偶進此說遂奮然此係是朝廷大計送者固不通而受者亦豈有天道人心者哉自此門一開而此胥遂囊橐其中納賄幾萬今查低薄之田非豪家即富室可以知矣余謂縱使官府貪殘不過害及一人稍濫及亦只是一時而已若錢糧作弊飛洒各區則是家至戶到無不受其荼毒而子子孫孫貽賦日久至于轉死溝壑皆由于此人但言衆輕易舉而不知積羽之能折軸耶陰隲之

五茸志餘

三

大莫甚于此且此係朝廷血脉百姓脂膏若蔑視國法任其私情轉移自由輕重在手則是侮弄神器矣夫侮弄神器者其法當與無上者等則是太祖剝皮植草之刑豈非專為此輩耶若非及今改正則民怨未息而將來之事有不可勝言者矣

近聞太守李葵庵欲革去低薄之說將田所免糧補東鄉魚池積水河之額俄有調官之報遂不果行此是東鄉百姓無福也

見閭錄云太保費文憲宏記尚書張莊簡錄示養生要語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慾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慾心一萌當思以禮義制之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四時皆損心但二至陰陽分之

時尤損人耳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怒而于道思過半矣人能于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敬之畏之靜久自愈宏自丁未忝竊科名即病疫火重以庚戌春闈叨與試事校閱頗勞下部因病瘡久不能愈且先母余夫人在家病瘧亦念宏甚宏欲展省則拘于六年之例而不敢請也明年辛亥乃乞養病以歸時張公為吏部右侍郎特蒙枉顧備述其平生多病之狀慰諭拳拳移時乃別將別以一封見贈宏視其題封則曰字扇一握手悅一條而已私心頗訝其物之太簡既而啟封則扇面備書前語乃知公之所以愛念不減於骨肉之厚也病中佩服常若聞公之教于飲食嗜慾喜怒頗致敬焉自辛亥迄今蓋幾三十年公所贈扇中遭多故已不存矣乃記錄如右見前輩愛士之

心如此其至為後生者所當取法而不敢忘且使兒輩奉以周旋則此數言者實却疾養生之要旨也公諱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納政歸數年年八十餘乃卒自言為刑部主事時嘗奉使暑行渴甚見井泉欲飲不敢但含漱數過旋即吐之公移屬稿亦瞑目端坐但以意授之筆更其慎疾如此宜其享有永年而不罹于陰陽之患也公操履純潔始終一致宏治初與三原王宗貫安成劉紹和同心輔政選舉公明前後皆不能及雖自律嚴甚而待物不苛有為四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則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多服其言以為得大體云其為浙江提學深得士心凡公卿子弟即學

業未精亦聽與廣場之試但列名最後而廩膳之補則不容
濫與也每見後進輒教以讀書在多識嘉言善行不必徒作
詩文自警編一書朝夕在手扇中所示多節取焉蓋公之學
以治心養性為本而非炫博爭妍以逐時好者也鏡川楊文
懿公嘗為宏言其平生交友惟公及廣昌何公廷秀莆田彭
公鳳儀皆出刑部蓋皆一代之端人謹併識之正德十三年
五月八日寓郡城雨中書見費文憲公集張莊簡宅在郡城
南門外牌坊有完名全節四字乃玉音也真可謂無忝矣
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張東海獨惇尚行履慨然以風節
自將雖論議間雜諧詭而往往必以理勝公亦嘗為謝公鐸
評其所能曰人故以書名我公論哉吾自視文為最詩次之
書又次之其他則非吾所敢知也恒相與一笑而罷

五茸志餘

三

許修之侍御病免家居門庭間若苔階莫破者二十年庚子臺
省乏人特召起廢負弩執蓬者戶外之屨常滿余為誦張天
覺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外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
好

輟耕錄云莊夢塘住上海青龍鎮嘗為宋秘書小史其家蓄書
數萬卷且多手抄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技稗官小
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夢塘既沒子孫不知保惜
或為蟲鼠蝕啣或為隣識竊盜或供飲博之需或應糊覆之
用編帙散亂所存無幾至正六年朝廷開局條宋遼金三史
詔求遺書有以書獻者予一官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莊其
一也繼命危學士太樸特來選取其家慮恐兵燹圖識干犯
禁條悉付祝融氏及收拾燼餘存者又無幾矣其孫群玉悉

載入京覲領恩澤宿留日久仍布衣歸書之不幸如此按元世諸藏書家傳記罕載據陶所稱江南藏書三家其二不著姓氏惜無從考其何人然莊氏既沒後人隨後失之古今藏書同一慨也

陸文裕家多藏書所著別集中有統論一則自古典籍之興廢隋牛宏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為一厄王莽之亂為一厄漢末為一厄永嘉南渡為一厄周師入郢為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于劉向父子之所輯畧者為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甚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校定纔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複猥雜張其數耳七畧之外所增纔倍之而諸史群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

五茸志餘

三五

萬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為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曆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畧顧有不及忝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十七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為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于著錄者溢出

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
意訪求淳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
雖過于崇文而新籍兼之至于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右文
裕所紀古今書籍梗槩頗為簡明大都本馬氏通考所載而
節畧之然隋書三十七萬柳顧言等除去猥複止得三萬七
千見通考甚詳而此以為七萬餘卷梁任昉阮孝緒等自錄
大約不過三萬雖云釋典在外要不過二萬餘元帝收集煨
燼乃得七萬未必無重複也唐志開元書著錄者五萬三千
九百一十五卷唐學者自為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共八
萬餘陸所言釋老之編雜出者三萬餘迄不詳何所指考新
舊唐書咸不合宋嘉定中續得一萬八千餘卷陸亦未及載
也漫識其後

五茸志餘

三

萬厯己卯蘇松水災徐文貞與張太岳書云自琨兒行後以老
病增劇又伏念翁輔佐聖主日有萬幾不宜以寒暄常設上
溷聽覽故累月不奉書惟仰望台垣祝禔福日隆而已茲借
有稟瀆東南諸郡財賦所出而蘇松為之首此翁所素知也
自隆慶庚辛間吏茲土者不思端已裕民為政而專導之以
囂訟教之以爭奪民靡然斲喪其廉恥之心毀棄其忠厚之
俗攫攘微利骨肉為仇舊族故家所在破敗彼其意以為富
者之財散入于貧則貧者均當富矣而豈知人情得財既易
用財遂輕加以奸惡之徒競相誘引淫奢飲博視如泥沙訟
墨未乾空乏如故而富者之衰落不可復振蓋里巷之間無
富民者數年矣去歲風蠱為孽田只半收盡其所入供輸常
賦幸賴朝廷有折兌之令稍存糠粃苟延旦夕深冀今春豆

麥成熟接濟飢荒而三月以來淫雨不止溝澮盡溢江湖亦盈千里平時頃成巨浸猶冀水涸補插秧苗詎意西水不消海潮增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戽僅救百分之二三其否者人力莫措惟相與哭視沉淪而已蘇松之素恃耕作一失農業更無可以謀生於時百姓欲望官司發賑則庫藏久稱空虛欲詣大家稱貸則倉箱先已遺竭欲望貿易粟則適年商旅不通布無所售欲往隣郡行乞則聞四境率被水患出無所之強者劫掠以偷生弱者嗟吁而就斃巡撫胡中丞適在兩郡親見其狀然憂苦焦勞寢食為廢其所上疏讀之可謂危迫矣然于顛連困悴之狀則以新奇繁猥實猶未能盡陳至于窮鄉僻里輶車所不經其晝夜悲啼之聲夫妻子母對膝抱頭悲哀抑鬱之氣即中丞目固有未觀言固有未

五茸志餘

三

及也仰惟皇上聖仁廣運子視萬民翁道崇致主心存濟世計于一物失所猶惻然動情況忍視數百萬之衆漂屍填東海乎又况財賦重地祖宗所由以興者乎又况自星變以來豪猾奸雄日懷幸亂之心至今未已乎竊以為有非常之厄數必有非常之恩澤然後可以消弭保綏今必望斷自君相檢嘉靖三十四年四十年所下恩例及察今胡中丞所請破格加卹庶遺黎獲存多患潛杜若付有司拘泥舊聞僅減免存留分數不能有以補益也且階聞治民者未有事而卹之則天下賴以靖奠而廟堂之上亦得伸以為恩縮以為威常不失其尊若事至而後卹則受者不以為惠而其多寡輕重喜怒聚散之權反更倒持于下縱能委曲彌縫勉強收拾而目前之費日後之憂皆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其機甚隱其萌

芽甚微非仁慈如翁明睿如翁孜孜計安社稷不避嫌怨如翁莫能知亦莫能任也此天下所以昏翹首跂足而望翁也階陞伏山林行且就木本不宜更論政理但念受國家之長養垂八十年受翁之深知今亦三十餘年每思一効尺寸以贊皇上如天之鴻施揚翁無疆之休閒不愧古所稱老臣益友者故敢冒譏出位忍笑迂闊而具以陳于台座倘蒙俯察其心少垂聽焉

張太岳復文貞書云恒雨為灾下民墊溺昏執政非人積怨干和所致假令明主循漢家故事策免大臣以消灾沴則不肖必在汰黜之首矣捧誦台翰不勝愧悚先是撫院疏至上覽之痛惻已兩奉特旨議處乃蠲恤之令猶屯膏而未沛者非靳也以故事必勘明而後可定分數耳茲奉台教會地曹覆

五茸志餘

早

顧掌科疏上謹再擬旨申仁主子惠之意慰黎民仰望之心俟勘疏至即破格蠲貸必不敢虛文塞責以重得罪于元元也人旋謹百拜以謝台教

沈嘉則泖上詩云秋深泖上一經過蠡舍魚曾處處多野屋無煙空綠樹夜風天畔響寒波



